

木

棉

譜

褚華纂

中華書局

木棉譜

清 褚

華纂

字秋岳號文淵江蘇上海人諸生

裴淵廣州記曰蠻夷不蠶采木棉爲絮范敏政遜齋閑覽曰林邑等國出吉貝布木棉爲之方勺泊宅編曰南海蠻人以木棉紡織爲布布上出細字雜花尤工巧名曰吉貝布卽古白疊布也諸希雜志曰木棉占城闍婆國皆有之今已爲中國珍貨但不自本土所產不能足用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漢唐之世木棉雖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爲服官未以爲調宋元間傳其種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閩廣海舶通商關陝接壤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爲征賦故宋元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乃徧布於天下利視絲枲蓋百倍焉

趙翼陔餘叢考曰謝枋得有謝劉純父惠木棉詩云嘉樹種木棉天何厚八閩厥土不宜桑蠶事殊艱辛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江東易此種亦可致富殷奈何來瘴癘或者畏蒼旻吾知饒信間蠶月如岐嶇兒童皆衣帛豈但奉老親婦女曉羅綺賣絲買金銀角齒不兼與天道斯平均所以木棉利不畀江東人據此則宋末棉花之利尙在閩中而江南無此種也元人陳高有種花詩云炎方有種樹衣被代蠶桑舍西得開園種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時料理晨夕忙揮鋤向烈日洒汗成流漿培根澆灌頻高者三尺強鮮鮮綠葉茂燦燦金英黃結實吐秋繭皎潔如雪霜及時以收斂采之動盈筐緝治入機杼裁

翦爲衣裳，禦寒頗挾纊。老稚免淒涼，陳高元末人而隙地初墾種之，則其來未久可知。

元始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明史食貨志明太祖立國初，卽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令稅糧俱編爲條銀，而所種多少則聽民自便。

邑種棉花自海嶠來，初於邑之烏泥涇種之，今徧地皆是。農家賴其利，與稻麥等。孟祺苗好謙暢師文王禎之屬，謂地之高仰者，無往不宜，洵非誣矣。今棉花有白有紫，自瀕海所種，轉販至邑中者，曰沙花。邑產曰杜花，杜之爲言土也。邑人於棉花，止謂之花，而不言棉。此猶閩人呼鷄以葉子，越人號柑爲果樹，夫人而知之也。

江花出楚中，棉不甚重，二十而得五，性強緊。北花出畿輔山東，柔細中紡織，棉稍輕，二十而得四。浙花出餘姚，棉少重，二十而得七。吳下種大都類此，更有數種稍異者：一曰黃蒂穰，蒂有黃色，如粟米大，棉重。一曰青核，核色青，細於他種，棉重。一曰黑核，核亦細，純黑色，棉重。一曰寬大衣，核白而穰浮，棉重。此四者皆二十而得九，黃蒂稍強緊，餘皆柔細，中紡織。又一種曰紫花，浮細而核大，棉輕，二十而得四。

種者於清明前，以溼灰拌花子布之，鋤鬆地上，上覆以土。三四月間生苗，其根獨而直，葉形銳而有角，盛夏草漸頽黑，開小花如錦，葵色鵝黃，中復有紅紫暈一層，甚可觀。結實時，每穗作三兩房，房之嫩者曰花盤，老者曰花鈴子。花未熟透而堅結如溼絮者，曰僵囊。凡花早收者曰早花，晚收者曰晚花。花經霜

而采色微糙者曰霜黃花

孟祺農桑輯要栽木棉法擇兩和不下溼肥地於正月地氣透時深耕一二遍作成畦町每畦長八尺闊一步內半步作畦面半步作畦背下種先一日將地連澆三次以水淘過子取瓦盆覆一夜次日用小灰搓得伶俐撒畦內上覆厚一指勿再澆待六七日苗出齊時早則澆灌

王禎農桑通訣云收子下種初收者未實近霜之子不可用惟於中間時月采取爲上既經日曬帶棉收貯種時碾出老農云棉種必於冬月碾收生氣收斂曬曝上車不傷萌芽春時生意苗發便不宜近日先洩其生氣矣凡棉子碾過用臘雪水浸則花不蛀亦能早或云鰻魚汁亦佳

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種棉者勿種也諺曰歇田當一熟言息地力卽古代用之義若人稠地狹萬不得已可種大麥或稞麥仍以糞藥力補之決不可種小麥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種棉二年翻稻一年卽草根潰爛土氣肥厚蟲螟不生多不得過三年過則生蟲三年而無力種稻者收棉後周田作岸浸水過冬入春凍解放水候乾耕鋤如法可種亦不生蟲

棉田秋耕爲良穫稻後卽用人耕又不宜耙細須大壟岸起令其凝沍來年凍釋土脈細潤正月初轉耕或用牛轉二月初轉此轉必撈蓋令細清明前作畦畛欲闊溝欲深雨後更於白地上鋤三四次則土細而草除除白一當鋤青二去草自其萌芽故

南土虛浮蒸濕翻耕首年十全無患三年以後土仍虛浮復生地蠶或遇梅雨濯露根遂多萎壞苟地蠶

斷根食葉一蟲之害。赤地數武。翻耕不辦。亦宜如前法。冬灌春耕。以實其田。

凡棉田於種前下糞。或糞或灰。或豆餅。或生泥。多寡量田肥瘠。倒豆餅。切勿委地。仍分定畦。勻布之。吾鄉密種者。切勿過十餅以上。糞不過十石以上。懼太肥。虛長不實。實亦生蟲。又有草壅法。秋種苕饒草於田中。刈葉壅稻。留根壅棉。若草不甚盛。將大麥蠶豆等並掩覆之。其收有倍他壅者。

水土氣過寒。糞力盛峻熱。惟生泥能解水土之寒。亦能去糞之熱。使實繁而不蠹。諺曰。生泥好。棉花甘。國老但下糞。須在壅泥前。泥上加糞。并泥無力。若餘姚法。菴豆後仍上生泥。生泥不止去熱。亦令蟲少。種壅地花者不可不知。

種棉之法有二。將子隨手撒畦內。上覆以土。用木礮碌滾實者。漫種也。將木椿打地成眼。量子多少。放入用足踐之者。穴種也。吾鄉皆漫種甚密。間有穴種者。亦不開倍收。而諸家皆力言密種少收之害。豈水土各有所宜耶。抑習俗相沿。不能驟返也。爲錄說於後。以俟課耕者擇其利病焉。便民圖纂種法云。用水浸子片時。漉出。以灰拌勻。候芽生。於糞地上。每一尺作一穴。種六七粒。待苗出時。密者芟去。止留旺者二三科。掐去苗尖。勿令太高。高則不結子。元扈先生曰。木棉一步留兩苗。三尺一株。此相傳古法。依此則能雨能旱。肥而多收。圖纂作於近代。云一尺一穴者。太密。此邇來密種少收之證。觸目俗云。千種萬種。不如密花。此言最害事。稀不如密者。就極瘠下田言之。所謂瘠田欲稠也。田之肥瘠。年糞多寡。在人勤惰耳。若田肥自不得密。密即青酣不實。實亦生蟲。故稀種則能肥。肥則實繁而多收。

之幹長數尺，枝間數尺，子百顆，畝收二三石，其本性也。今人密種少收，皆其天闕不遂者耳。又曰齊魯人種棉者，既壅山下種，率三尺留一科，苗長後籠乾糞，視苗之瘠者，輒壅之，畝收二三百斤以爲常。餘姚海鹽之人種棉極勤，亦二三尺一科，長枝布葉，科百餘子，收極早，亦畝得二三百斤，其爲畦廣丈許，中高旁下，畦間有溝，深廣二三尺，秋葉落積溝中爛壤，冬則就溝中起生泥壅田，歲種蠶豆，至春翻卷作壅，卽地虛行根極易，又極深，則能久雨，能大旱大風，故肥而多收，如吾鄉之密種，而又用齊魯之糞，餘姚之草，安得不青酣而蟲蠹耶？張五典山東信陽人，明萬歷乙卯按吳，行部至海上，時六月初，察視田間花苗多穉弱，三五爲族，根以上尺許無蔕蕾，曰：江左賦役繁重，全賴田收，而樹藝無法，歲得半入，此傷農之大者。手書種法，刻而傳之，曰：種之時，在清明殺雨節，以霜氣既止也，或生地用糞耕蓋後種，句或花苗到鋤三遍，句高簍每根苗邊用熟糞半升培植，鋤非六七遍，盡去艸茸不可，句種之疎密，苗初頂兩葉時，止剗去草，顆宜密，留以備死傷，再鋤尙宜少密，三鋤則定，苗顆宜疎不宜密，大約每花苗一顆，相距八九寸遠，斷不可兩顆連並，苗之去心，在伏中晴日，三伏各一次，有苗未長大者，隨時去之，花性忌燥，燥則淫蒸而桃易脫落，花忌苗並，並則直起而無旁枝，中下少桃，種不宜晚，晚則秋寒，則早桃多不成實，卽成亦不甚大，而花軟無絨，去心不宜於雨晦日，雨晦日去心，則灌澆而多空幹，此北方種花法也，北方地高寒，尙宜若此，況此中地溼燥，何不可以此法行之？農政全書曰：漫種者子粒浮露，根不入土，故雨濯其根，風寒中其根，多死，更梅時鋤卻一再遍，苗葉有餘，根力不足，遇淒風寒雨，早種十

日半月者。以寒盡。遲種者。種苗俱穉。與草同生。已入盛夏。不畏寒凍。可得苟全。而生計薄矣。今括四句訣曰。精揀核。早下種。深根短幹。稀科肥壅。又元扈先生曰。棉花密種有四害。苗長不作蓓蕾。花開不作子。一也。開花結子。雨後鬱蒸。一時墮落。二也。行根淺近。不能風與旱。三也。結子暗蛀。四也。種棉不熟之故。有四病。一。穉。二。密。三。瘠。四。蕪。穉者種不實。密者苗不孤。瘠者糞不多。蕪者鋤不數。

凡種植以早爲良。吾邑瀕海多患風潮。若比常時先種十許日。到八月潮信。有傍根成實者數顆。即小收矣。但早種遇寒。苗出多死。今得一法。於舊冬或新春。初耕後。畝下大麥種數升。臨種棉。并麥苗掩覆之。麥根在上。棉根遇之。即不要寒。用此法。可先他田半月十日種。

棉花遇大水淹沒。七日以下水退。尙能發生。若過八九日。必須翻種矣。遇大旱。屛水後得雨復損苗。須較量陰晴方可。凡棉性不宜驟雨驟熱。滂沱方歇。而驕陽繼照。則根爛花脫。其初生時多雨。而草長過之者不害。農家謂之草沒花。

種棉者或共大麥下種。夏穫麥。秋則穫棉。謂之麥雞花。溝中隙地皆種豆。謂之豆溝。元扈先生曰。田溝側勿種豆。歸廬偶災。利其微穫者。下農夫也。尺寸空餘。少俟即枝葉森布。補豆一簇。害苗十數。赤豆更甚。由此觀之。麥雞花亦不可種。

苗初生時。天有雨。則草生叢中。幾不可辨。是須以鋤頭細細去之。名曰脫花。貧者一家并力合作。則壯丁健婦相雜。道至有女舉趾而男爲之餉食者。每當酷熱之時。流汗沾衣。最爲勤苦。大抵鋤棉。須七次。

以上又須及夏至前多鋤乃佳。諺云：鋤花要趁黃梅信。鋤頭落地長三寸。

方制府觀承云：苗壯則異於常莖者爲雄，本不結實，然不可盡去，備其種，斯有助於結實者。

棉花漫種者，易神難鋤。穴種者反之。漫種者下種宜密，鋤時簡別而痛芟之，令疏。穴種者穴四五核，鋤時簡別去留之，留不得過二苗。二者高五六寸，以塊亞其中而平分之，使根幹相去，面面生枝，簡別之法老農云：一二次鋤去大葉者，此巨核少棉種也。三鋤後去小葉者，此祇不實種，而油渴病也。右說亦出農政全書。

花熟時，人攜一袋取之，曰捉花。捉花宜小兒，蓋花之高者，不過二尺許，偉丈夫則踞樓矣。凡日色晴爽，捉花者既往他處，而回顧已經採摘之花，又復開放，謂之前捉後白。如是者倍收。捉花既已，其幹可用爲薪，燒之勝於蘆葦。名花其未拔時，遊手輩竊其零星綴枝上者，以博一醉，相遇於野田草露間，爲物主所呵，而不讓，至有鬥毆成訟者，俗謂之捉落花。

農政全書曰：壯土吉貝，賤而布貴。南方反是，吉貝則汎舟而粥諸南，布則汎舟而粥諸北。今邑之販戶，皆自崇明海門兩沙來，土人惟碾去其子，賣於諸處，以性強緊，不中紡織也。邑產者另有行戶，晨挂一簾於門，俟買賣者交集戶外，乃爲之別其美惡而貿易焉。少者以籃盛之，多者以蒲包，一包如盤，兩包如合，數年中祇以充旱，故間有自丹陽販至，謂佳於沙產。然江北絕無至者，豈時會之不同與？花不曬不可碾，以有溼氣，則子粘不脫也。曬花之具，以草箔張於衣桁上，薄薄攤之，翻騰數遍，至日暮方

可取用。若遇陰雨，以竹格安火盆上烘透，俟冷再烘，始不還性。貧家或有趁炊飯罷，去竈烘之者，然此二法，易令色不明潔。

攪車，今謂之軋車，以木爲之，形如三足几，坐則高與胸齊，上有兩耳卓立，空耳之中置木軸一，徑三寸，有柄在車之左，以右手運，其機向外，復置鐵軸一，徑半寸，有輪在車之右，以左足運，其機向內，皆用木楔籠緊，中留尺許地，取花塞兩軸之隙，而手足胥運，則子自內落，無子之花自外出，若雲飄飄然，名花衣。按軋車古制甚鉅而無足，止高二尺許，軸端俱有掉拐，即柄也，曲而便手搖挽。其末皆不透，兩人對坐其旁，一人喂花軸隙，其用力勞而所得不多，故易以四足車，厥工祇一人兼之，然其坐也，一足偏左而用力不專，所得又不能多，故易以三足車，車制之大小相似，惟四足者其輪如十字，三足者只一本段，測其中，隆其兩頭，以搖轉取勢耳。往見一說云：今之攪車，一人可當三人，句容式，一人可當四人，或卽三足四足之分。又云：太倉式，兩人可當六者，不知何似。

彈花弓，刻木所爲，長五尺許，上圓而銳，下方而闊，弦粗如五股線，置弓花衣中，以槌擊弦作響，則驚而騰起，散若雪，輕如煙，名熟花衣。於是約熟花衣作帶形，削細竹一莖爲心，一手執其末，一手執木板，如縣矩者，縣矩繩類，方數盡作有系可執，用張麻絲覆之。一推一卻，花衣乃捲竹上，卽抽出此竹，其狀外員而中空，名條子。

方言曰：趙魏間謂之歷鹿車，車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或謂之繯車，卽今紡車也。制比紡苧麻者差大，以木爲之，有背有足，首置木鋌三，形銳而長，刻木爲承其末，以皮索纏連一輪上，復以橫木名踏條者，置

輪之竅中，將兩足抑揚運之，取向所成之條子，粘於舊縷，隨手牽引，如纏繭絲，皆繞鋌而積，是名棉紗。古人稱紡紗者，謂輪動絃轉，績於苧羅，皆成緊縷，按通俗文曰：織織謂之縷，受緯曰苧，苧盧管也。今紡者將就經緯時，始從木鋌上，翻紡於蘆管，以去其粗斷不勻之縷，從無所謂績於苧羅者，或昔無木鋌之制，故紗有紡成經緯者，有止賣紗者，夜以繼日，得斤許，即可糊口，善紡者能四羅三羅爲常，兩羅爲下。江西樂安人，聞能五羅，往見四羅者，已將棉條併執食指中，不知五羅又用何法。

手車有兩耳，疊立矮木牀上，夾一大竹輪於中，其鋌有木承承之，然後以粗線環鋌末及輪，輪心有軸，穿耳端出，人以一手搖輪，一手曳棉條而成一縷，小兒女用以消夜，作織而已。若邵城有紡鐵鋌者，紗極緊細，而值亦甚貴。

以棉紗成紙，古用撥車，持一灌周匝蟠竹方架上，日得無幾，繼用軒牀，詞如交椅，其上豎列八羅，以掉枝牽引，分布成紙，較便於前，今則取所謂如交椅者，令一人負之而趨，一人隨理其緒，往來數過，頃刻可就，名其所負者曰經車。

成紙後，次乃用漿，漿必須細白好麪，調法不可太熟，熟則令紗色黑，不可太生，生則令紗不緊，在糊盆浸過一夕，值曉露未晞，或天陰不雨時，植竹架於廣場，繹其兩端，以竹帚痛刷，候乾於分紐處，間以交竹捲如牛腰，然後上機，此種最貴，名刷紗，次則捲之成餅，列肆賣之，名布經團，燥者多斷，濕者多霉，觀又有以棉紗作絞，入漿水，不復帚刷而成紙，名漿紗，最下。

印花或以木版刻作花卉人物禽獸以布蒙板而研之用五色刷其研處華采如繪名刷印花有端布坊下置磨光石版爲承取五色布捲木軸上上壓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兩端往來旋轉運之則布質緊薄而有光此西北風日高燥之地欲其勿著沙土非邑人所貴也

閩粵人於二三月載糖霜來賣秋則不買布而止買花衣以歸棹船千百皆裝布囊累累蓋彼中自能紡織也每晨至午小東門外爲市鄉農負擔求售者肩相磨袂相接焉至被褥衣袴所用棉絮皆取黃晦不中經緯者土人搗羊腸爲弦彈之價不甚貴或有收裝過敗絮補綴成片以巨艇趕江淮間買之貧民藉以御寒價愈賤矣

木棉子性解毒能治惡瘡乳癰榨爲油其渣可飼牛羊及糞田油色紫而渾以之注鐙則不明以之和蔬則味醇但其直頗賤市肆間私買之以爲菜油豆油之蘭亭履本

黃道婆本邑人沈落崖州海嶠間元元貞中攜紡織具歸傳其法於烏泥涇人人皆大獲其利婆死立祠祀之明張之象復塑其像於寧國寺今城中渡鶴樓西北小巷內亦立廟祀之邑之女紅歲時羣往拜禮呼之曰黃嬭孃但所塑者如三十許好女子殊失實矣

舊傳黃道婆能於被褥帶帨上作折枝團鳳基局花文邑人化而爲象眼爲綾文爲雲朵爲膝襴胸背明成化間流開禁庭遂織造龍鳳斗牛麒麟袍服而染大紅真紫赭黃等色工作胥隸並綠爲姦一正有費至白金百兩者宏治改元首罷之此種遂絕今郡中綾布以絲爲經以木棉爲緯亦多有花文但價

不甚貴。

禹貢曰：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蔡註云：葛越木棉之屬。蓋以卉服來貢，而吉貝之精者則入篚焉。至史稱梁武帝造木棉卓帳爲儉朴，似非當日所尙。而唐詩所詠光明白氎巾者，則又甚珍之。或布有粗細不同也。今木棉布之佳者，每尺未嘗過錢五十，而西藏佛布有至白金數十一端，其卽古之白氎歟。

張勃吳錄云：交趾安定縣有木棉樹，高數丈，實如酒杯，有絲如蠶，可作布，名白縑。而陳繼儒雜誌云：粵中木棉極高大，開花紅如佛桑，結子作絮，但可置裯褥中。所說與吳錄異，當以陳說爲是。

沈懷遠南越志：桂州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約如絲，繅染爲斑布。又云：南詔諸蠻不養蠶，惟收娑羅木子，中白絮，綴爲絲，織爲幅，名娑羅龍段。祝穆方輿志云：平緬出娑羅樹，大者高三五丈，結子有綴，絲織爲白氎，名兜羅絲，與娑羅龍段疑一物。今吳楚間有草蔓生，俗名麻雀冠，結子亦可綴爲木棉布，緯光白如銀。按王磐野菜譜云：雀兒絲單，二月熟，可作氎，不知卽此否。按數者皆木棉類。孟子七十者可以衣帛矣，當時通用之布，只是苧麻類耳。冬月衣苧麻則寒，衣帛則緩，故老人年至七十，血氣旣衰，必籍絲繭以溫其體。若今木棉之安煖，反過於帛，而無所嫌爲布矣。物美而適宜，直賤而易得，其利溥哉。